

【比较研究】

海城小孤山旧石器时代装饰品与 欧亚史前象征主义

A. П. 扎比亚科 王俊铮

【摘要】辽宁海城小孤山史前遗址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层中出土了兽牙穿孔垂饰与骨制小圆盘,其年代约为距今3万年前。这批装饰品与骨制标枪、骨针等人工制品、勒瓦娄哇石核等石器工业,反映了该地区由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过渡的历史过程。小孤山遗址出土装饰品在风格特征与工艺技术上与欧亚地区及中国北方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装饰品存在明显的相似性。小孤山遗址在时间与空间上确立了现代行为类型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过渡时期的边界,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传统由西伯利亚起源中心向周边扩散最重要的代表性遗址之一。小孤山遗址装饰品极大地填补了中国境内史前装饰艺术研究的空白,同时反映了欧亚地区东部早期象征主义活动发展的整体趋势和区域特征。

【关键词】小孤山遗址;装饰品;旧石器时代晚期;象征主义;中国北方地区

【作者简介】A. П. 扎比亚科,王俊铮,阿穆尔国立大学宗教学与历史教研室。

【原文出处】《草原文物》(内蒙古),2024.2.50~62

【基金项目】本文系受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РФФИ)资助项目(20-011-00408)。

目前已知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人类活动与文明起源的遗迹,主要分布在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东北地区南部和以大、小凌河流域为中心的东北地区西南部,在地域上包括了辽宁东部、辽东半岛、辽西走廊与山地、内蒙古东南部等广大地区。这一地区以营口金牛山遗址、喀左鸽子洞遗址、建平县猿人遗址、本溪庙后山遗址等为代表的早期智人遗址,年代跨度从距今10万年至28万年左右,大致相当于更新世中晚期。但上述遗址基本只出土了大量石器、骨器、古脊椎动物化石等,没有发现能够明确反映精神世界中宗教信仰和原始崇拜类的人工制品。

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辽宁海城小孤山早期智人遗址,发现了一批精美的骨质装饰品,引人注目。值得注意的是,在年代大约相近的多处欧亚史前遗址,均发现了工艺技术相似、艺术特征相近的骨质装饰品。因此,本文旨在将小孤山遗址出土旧石器时代装饰品置于欧亚史前象征主义艺术的场域下,将其与欧亚北部同时期、同类型器物进行对比研究,并

探究其所表达的精神信仰意涵。

一、海城小孤山遗址的发现与中外研究简史

海城小孤山遗址位于海城市小孤山镇东南约1千米的低山丘陵区,海城河右岸的青云山上。小孤山镇距海城市区约30千米。遗址附近的海城河上游流经小孤山镇,自东南向西北流淌,在海城西北注入太子河。在小孤山镇以南2千米处的海城河河床阶地中,有一座因长期流水侵蚀而形成的残丘,当地称之为孤山子或团山子,小孤山镇因此而得名。海城河的切割侵蚀,将小孤山洞穴所在之青云山与孤山子分隔开来。

辽东半岛的地貌特征总体上属于中国东北东部山地的辽东丘陵区,是东北东部山地的南延部分,特别是属于东北亚长白山系千山山脉向东南延伸的区域。在小孤山一带,千山山脉高度已经逐渐降低,海拔一般在500米左右。该区域山麓地带溶洞较多,小孤山洞穴形成于中更新世以来的第四纪,沉积物多由白云质大理岩构成。

小孤山遗址发现于1975年海城、营口发生强烈地震之后。辽宁省文物考古部门在震后暴露之洞口附近发现了一处保存完整的洞穴,洞口上方刻有“王洞”二字。该洞穴即当地人熟知之仙人洞配洞。1979年,辽宁省组织全省文物普查,鞍山、海城文物工作者在洞穴内发现了少量动物化石和打制石器,确定为旧石器时代遗物^①。1981年10月,由辽宁省博物馆主持,会同鞍山市博物馆、海城市文物管理所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对洞穴进行了试掘。这次发掘基本搞清了遗址的地层关系,可以确定遗址存在更新世和全新世两个时代地层。其中在更新世地层发现了大量以石英为原料的打制石器和一批晚更新世动物化石^②。1983年夏,由辽宁省博物馆主持,鞍山市博物馆、海城市文物管理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对洞穴进行了正式发掘。在更新世地层出土了约1万件石制品,包括一批精美的骨角器和垂饰,并发现了混入更新世地层的全新世时期墓葬、人类骨骼、陶片等^③。其中出土的骨鱼镖(鱼叉)、标枪头和骨针在工艺上与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马格德林文化的制品十分相似,骨鱼镖的双排倒钩型特征与马格德林文化晚期鱼叉一致,较该文化中期的单排倒钩有所进步。这种骨鱼镖形制直接影响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鱼镖制作技术^④。这次发掘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小孤山文化遗存的基本面貌。1990年10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部门又进行了一次短期发掘。出土了上万件石核、石片、刮削器等,还出土了大量骨角制品以及用动物牙齿钻孔制成的装饰品。在全新世地层中还出土了人类遗骸和陶片、磨光石器等新石器时代遗物。人类颅骨保存较为完整。此外,小孤山遗址还出土了用岫岩玉作原料的石制品。遗址堆积层分为五层,一至四层属于晚更新世遗存,第五层为全新世堆积物。遗物主要集中在第一至三层^⑤。

在第一至四层的动物骨骼堆积中辨识出大约40种动物^⑥。根据对出土哺乳类动物化石的古生物学分析,小孤山动物群中大部分成员为典型的晚更新世类型,如北方赤狐、猛犸象、披毛犀、普氏野马、北京斑鹿、马鹿、东北狍、青羊等^⑦。其生存时间范围应在晚更新世的中—晚期范围内。其中猛犸象、披毛

犀等动物群适应较为寒冷的气候,多生活于草原地带,可见其与西伯利亚动物群存在一定的相似性^⑧。在小孤山遗址中还发现了鱼骨残骸。根据对遗址沉积剖面的研究可知,这一地区的植被和气候大致经过了两次相对明显、幅度较大的变化和波动。期段I年代为7万年前,为森林型针叶林植被,气候温和轻湿;期段II距今3~6万年,为针阔叶混交林植被,气候温和或较暖和轻湿,可见比期段I气温要高^⑨。总之,小孤山动物群和古人类生存的更新世晚期以温带气候为主,但受末次冰期的影响,气温偏低,整体环境偏潮湿,有较多的森林以及局部的水域、沼泽和草原^⑩。

小孤山石器工业由石核、石片、工具、碎屑和废料五部分组成,其中碎屑占据相当大的比重。石核已经具备勒瓦娄哇预制技术特征。根据对小孤山551件石器标本的统计,其中以鸟喙状器比重最大,占39%,之后依次是球状器(18%),钻具(10%),盘状器(6%),手斧(5%),凹缺器(5%),锯齿刃器(5%),手镐(4%),边刮器(4%),砍砸器(2%),尖状器(1%),雕刻器(1%)。砸击和敲击是小孤山石器工业最常用的两种打片技术。同时,也存在少量石叶,多数为砸击石叶,少数为锤击石叶。总之,小孤山石器工业具备发达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工业文化因素,同时又融入了部分旧石器时代晚期工业文化因素^⑪。这些材料与旧石器时代晚期工业传统的发展趋势一致,其中使用“石核预制剥片的古老技术在今中国境内一直延续至新石器时代”^⑫。

小孤山遗址的年代测定采用了不同的技术,但至今仍存在争议。事实上,在所有小孤山遗址的考古研究成果中,均提及了遗址文化堆积的扰动和混杂,但其地层学关系则是毋庸置疑的。此种情形不仅表现在被新石器时代墓葬打破的第四层,同时也表现在更早期的文化层中。因此,对出土于这些文化层中的许多人工制品的断代存在巨大的困难。

在最新发表的学术成果中,通过对小孤山出土遗物的碳十四测年和释光方法测年,可知第一层堆积年代为距今7万年,第二层为3~6万年,第三层为2~3万年,第四层为1.7万年,第五层为4千年~1万。第四层处于气候寒冷期。从人类生活遗迹的急

剧减少来看,小孤山人已很少在洞穴中活动,之后完全销声匿迹。直至数千年之后,即距今1万年前,人类再度返回洞穴,“创造”了属于全新世并表现为新石器时代特征的第五文化层。打破第四层的人类墓葬,距今约6千年^⑬。

二、小孤山遗址出土的旧石器时代装饰品

海城小孤山遗址出土的装饰品中包括4件垂饰和1件装饰小圆盘。

垂饰为穿孔兽牙(perforated teeth)加工而成,共计4件,分别发现于小孤山洞穴中部第3水平层(L3)和第2水平层(L2)。兽牙分别为貉、野猫、鹿和未确定种属的食肉类动物的上犬齿钻凿而成,在兽牙上形成一个小而圆的钻孔^⑭(图一)。

标本1与标本2均发现于洞中部第3水平层(L3)以下23厘米处,相当于洞内堆积物层序列的第2层。标本1垂饰由一枚貉的上犬齿制成。齿根从两侧磨薄后两面钻孔,使两面各形成一个椭圆形、边缘不甚规整的浅坑。后在浅坑内钻孔,但未能钻穿。标本2则用一枚小野猫上犬齿制成。齿根从两侧磨薄后两面穿孔,小圆孔因破损形成一个缺口。

标本3与标本4分别发现于洞中部第2水平层(L2)以下45厘米、20厘米处,相当于洞内堆积物序列层的第3层下部。标本3由一枚鹿的上犬齿制成,齿根中部以上齿冠缺失一半,齿根从两侧磨薄后两面对钻穿孔,孔小而圆。标本4由一枚未确定种属的食肉类动物的上犬齿制成。穿孔为两面对钻而成,孔的轮廓呈椭圆形,内壁表面参差不齐。

经过小孤山遗址出土的4件兽牙垂饰的穿孔痕迹进行细微的科学模拟实验比对,大致可以确定,标

本2和标本3的穿孔为先挖后钻而成,标本4为两面对钻而成,标本1则采用两面对挖的方式穿孔,但未能挖穿。同时,目前尚无法判断标本1的对挖是一种单独的穿孔方式,还是先挖后钻的工艺流程^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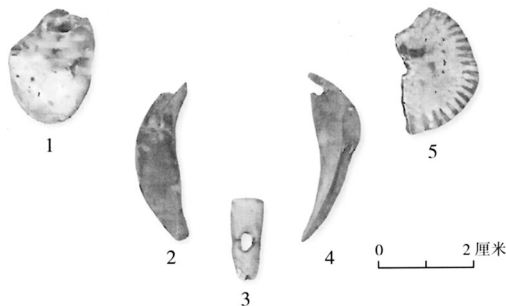
关于穿孔兽牙是否涂抹红色颜料的问题,研究者在学术表述上存在差异。首次发表这批遗物材料的《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发掘简报》(1985年)并未提及穿孔兽牙涂抹红色颜料的情况。1996年,顾玉才在研究中指出,“(标本3)孔缘和孔壁上半段残留两道相连的挖痕,挖痕上面覆盖泥土和钙质胶结物。当我们清除掉这些覆盖物时,发现挖痕内残留一层红色染料,尽管很薄,却表明这种习俗在穿孔牙齿中同样存在”^⑯。然而2009年出版的《小孤山:辽宁海城史前洞穴遗址综合研究》一书则明确提出小孤山兽牙垂饰“未能见到”涂抹红色颜料的情况^⑰。我们姑且以最新发表的《小孤山:辽宁海城史前洞穴遗址综合研究》的材料为准,即认为穿孔兽牙并未涂抹红色颜料。

装饰小圆盘(decorated discs)发现于洞中部第3水平层(L3)层面以下28厘米,相当于洞内堆积物层序列的第3层。在小孤山遗址最早发表的报告中,考古发掘者将其称之为“穿孔蚌壳”(perforated shell)^⑱。后因欧洲大陆亦多见该类器物,遂改名为装饰小圆盘或装饰小骨盘(decorated bone discs)。该器物应为由兽类骨片制成,形似硬币,出土时只保存了一半。其直径约25、厚约2.0毫米。两面磨光,边缘尤其光亮。背面微凸,呈“象牙白”色。腹面微凹,涂有红色颜料类物质。背面边缘用锋利器物(应为石器)刻出一圈放射状浅沟。浅沟深浅和长短不一,沟内残留有红色颜料。圆盘中心有钻孔,孔内径2.2、外径4.0毫米,孔壁残留有红色颜料^⑲。

上文已作阐述,小孤山遗址准确的地层学关系尚有待进一步研究。装饰品与骨制品出土于第二、三层,但根据张家富等学者的研究,第二、三层之间的地层界限并不清晰。他们推测其年代介乎于距今3万至2万年之间^⑳。

三、欧亚北部的远古装饰品

小孤山遗址出土装饰品并非个例,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从西欧经东欧平原、乌拉尔、西伯利亚、中国



图一 小孤山遗址出土穿孔兽牙垂饰

1.标本3 2.标本1 3.标本4 4.标本2 5.装饰小圆盘
(采自辽宁省博物馆编:《古代辽宁》,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27页)

北方,直至东北亚,广泛存在着以动物兽牙、贝壳、蛋壳、骨头、化石等为材质的穿孔装饰品,反映了这一时期欧亚北部地区宗教意识形态萌芽,即史前象征主义精神信仰的出现及其区域共性。小孤山装饰品等遗物的发现,体现了远古东西方文化之间已经存在远距离的跨区域交流。

下面以地域为单位分别对欧亚北部远古装饰品的发现及其研究情况作如下阐释。

(一) 欧洲

欧洲最早的兽牙发现于意大利北部的福曼涅洞穴(Fumane Cave),洞穴内发现了尼安德特人和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活动遗迹。在距今4.2万年前的遗物堆积中发现了四个马鹿门齿,在其上部切出了用于固定的凹槽^①。法国的伊斯图利兹(Истюриц/Isturitz)、尼安德特人活动过的Grotte du Renne洞穴均发现了距今4万年前后的穿孔动物牙齿和贝壳制成的垂饰^②。

属于奥瑞纳文化的捷克摩拉德奇洞穴(Mladeč caves)发现了海狸、麋鹿等动物的钻孔牙齿垂饰,其年代可追溯至3.068~3.15万年前^③。尽管洞穴内发现早期人类遗骸被确定为智人,但其中一些男性颅骨也接近尼安德特人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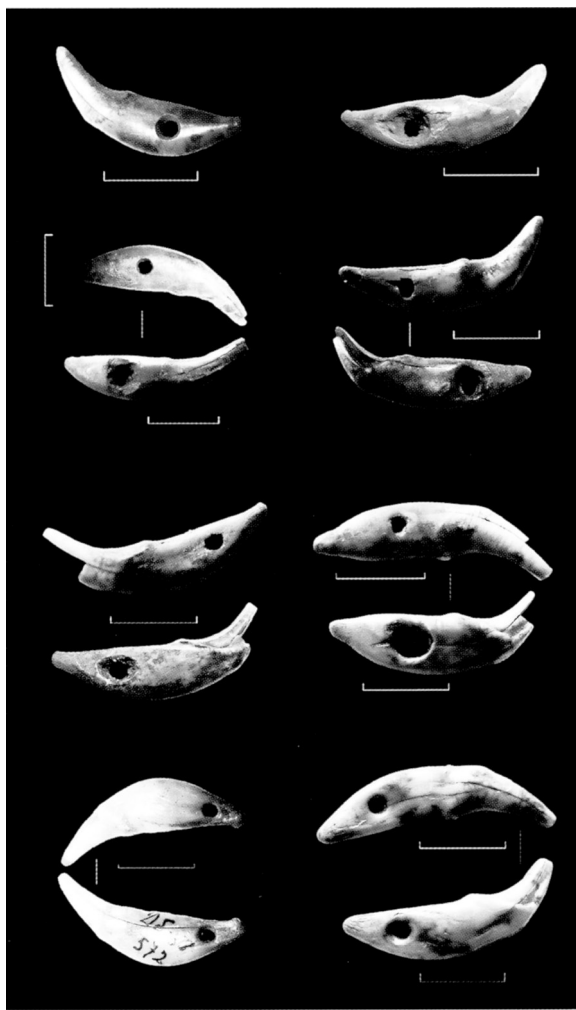
位于保加利亚的巴绰基洛尼安德特人洞穴(Bacho Kiro cave)出土了距今5.1万年的莫斯特文化遗存^④。遗存中包含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的熊或有蹄类动物兽牙垂饰,其中部分垂饰带有钻孔和凹槽。

在东欧,兽牙和贝壳质地的史前装饰品可追溯至树轮校正年代为4~4.4万年前的斯皮岑(Спицынская)文化。这批器物出土于科斯乔恩卡(Костенка)第17地点第Ⅱ层,共计有37件北极狐獠牙和门齿制成的垂饰,以及少量由箭石、珊瑚和蠕虫的钙质管制成的垂饰。科斯乔恩卡第14地点第Ⅳw发现了贝壳制成的装饰品^⑤。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境内的松基里(Сунгирь)等东欧平原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现了一批穿孔兽牙垂饰和骨制小圆盘^⑥(图二)。克里米亚的修列尼1号(Сюрень 1)遗址发现了奥瑞纳文化时期的贝壳装饰品^⑦。

(二) 乌拉尔

在位于欧亚分界地带的乌拉尔山中部的扎奥捷

利耶(Заозерье)遗址,发现了两件淡水软体动物珍珠贝垂饰以及串珠。两件垂饰中的一件中部有两个穿孔,另一件有一个穿孔。还发现了带有两个穿孔的骨质垂饰残片。带有穿孔的串珠是用海百合化石加工而成。扎奥捷利耶遗址距今4.1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通过将该遗址出土非功利性石器、骨器与西西伯利亚(阿尔泰)、东欧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进行比较,可以看到,一方面,各考古学文化具有高度独立性;另一方面,与其周邻区域的文化特征也存在相似性。“尽管石器、骨器及其装饰品类型存在明显的差别,但相较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北



图二 松基里(Сунгирь)遗址出土穿孔兽牙垂饰

(采自 Zhitenev V.S. Personal ornaments and decorated objects from the Early Upper Paleolithic site of Sungir/The Sungirian and Streletskian in the Context of the Eastern European Early Upper Paleolithic. Acts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UISPP Commission 8 in Saint-Petersbourg. Etudes et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de l'Université de Liège. Liège, 2017. Figure 6.)

亚遗址,与东欧同时期遗址存在广泛的相似性”²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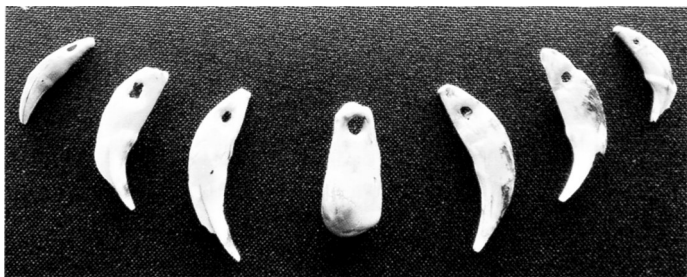
总体来看,西欧、中东欧、乌拉尔地区的穿孔垂饰相似性较高,绝大多数以各类动物兽牙为载体,集中出现在距今4~4.2万年之间。该区域与穿孔垂饰最重要的象征主义伴生器物为骨制小圆盘。值得注意的是,该类器物亦见于海城小孤山遗址中。

(三)西伯利亚

在乌拉尔以东的西伯利亚地区,年代最早的垂饰等史前装饰品被发现于阿尔泰地区的丹尼索瓦洞穴(Denisova Cave)(图三一五)。大量出土物分处于洞穴内不同区域的第11文化层中,其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在21世纪初的发掘中,即已发现了由狐狸、野牛和马鹿牙制作的垂饰,这些垂饰都有双锥形穿孔或用于固定的浅槽²⁹。近年的发掘收获进一步丰富了器物种类。2016年在丹尼索瓦洞穴中室的第11文化层中发现了新的装饰品——由猛犸象牙、软石、骨头、贝类加工的制品,其中包括了兽牙垂饰5件、贝壳垂饰1件。兽牙分属于野牛、貂、鬣狗或熊,其中三件在牙根或牙内侧存在双锥形穿孔,一件有凹陷孔,一件有用于固定的环形切割痕。贝壳垂饰是用淡水软体动物外壳加工而成的³⁰。2017年,在位于丹尼索瓦洞穴南部通道的沉积层第11层(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发现了与上述垂饰相似的骨制品。在其他器物中,还存在4件由狐狸和西伯利亚山羊牙齿制作的装饰品,以及带有钻孔的贝壳³¹。2018年,该地点又发现了3件西伯利亚山羊和公绵羊牙齿制作的装饰品³²。

丹尼索瓦洞穴出土的兽牙与贝壳垂饰在整个遗址器物群中非常特殊,且为数不少。这批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的史前装饰品在亚洲北部和中央亚细亚旧石器时代遗存中极具代表性³³。众所周知,丹尼索瓦洞穴出土的这批骨制品及其他一系列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伴生器物的年代和性质至今仍有争议。新近有学者认为,放射性碳元素测年结果表明,最早器物(马鹿、驼鹿牙齿垂饰)的树轮校正年代约为4.5万年前。带有穿孔的早期器物群树轮校正年代

介乎于4.3~4.9万年之间。在不同历史时期,洞穴中居住着丹尼索瓦人和尼安德特人。考古发掘所见洞穴内最晚近居民,即最晚期丹尼索瓦人骨的年代为5.2~7.6万年前。这一时间早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树轮校正年代为4.1~5万年前)。基于此,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这批骨制品年代大约为4.5万年,即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在西伯利亚出现的时间。另一方面,在丹尼索瓦洞穴中未能发现年代



图三 阿尔泰丹尼索瓦洞穴出土貂、狐狸、马鹿牙齿穿孔垂饰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博物馆藏,新西伯利亚,A. П. 扎比亚科拍摄)



图四 阿尔泰丹尼索瓦洞穴出土马鹿牙齿穿孔垂饰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博物馆藏,新西伯利亚,A. П. 扎比亚科拍摄)



图五 阿尔泰丹尼索瓦洞穴出土马鹿、驼鹿、马、野牛牙齿穿孔垂饰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博物馆藏,新西伯利亚,A. П. 扎比亚科拍摄)

上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的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遗骸,但却存在自本地旧石器时代中期发展而来的旧石器晚期器物的证据。根据研究者的观点,远古与现代人类的关系问题以及丹尼索瓦洞穴中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器物的起源问题,应该依靠新骨骼材料的发现与研究技术的完善^③。

根据近年最新发表的对丹尼索瓦洞穴装饰品的研究成果可知,这批器物对理解人类行为现代性的类型,及其考古学、人类学和地理学基础数据具有极为关键性的参考价值。带有钻孔的兽牙垂饰和骨板饰牌被发现于丹尼索瓦洞穴中室、东部和南部廊道和入口前平台,在年代上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和早段,树轮校正年代大体上介乎于3.4~5万年之间。这批器物系北亚和中央亚细亚最古老的象征主义活动遗存,也是欧亚大陆最古老的该性质遗存之一。装饰品的出现表明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精神载体中已存在人类行为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即审美体验和行为能力。不排除这批器物可能正是丹尼索瓦人活动的遗存。

丹尼索瓦洞穴并不是阿尔泰地区唯一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兽骨穿孔垂饰的遗址,这类遗址还有马洛亚罗曼(Малояломанская)、乌斯季-卡恩(Усть-Канская)、斯特拉什纳亚(Страшная)等洞穴遗址,以及露天的卡拉-波姆(Кара-Бом)遗址。卡拉-波姆遗址出土的两件兽牙穿孔垂饰、一件桡骨穿孔垂饰以及涂有赭石颜料的扁平砾石的树轮校正年代介乎于4.6~4.8万年之间^④。斯特拉什纳亚洞穴出土石器与骨器制品则反映了阿尔泰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与晚期之间工艺与象征主义实践活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与丹尼索瓦洞穴文化传统存在关联。在丹尼索瓦技术综合体层位的第3层发现了马鹿穿孔牙齿、骨制垂饰以及骨针,年代约为4.4万年前。在更新世晚期距今约2万年的文化层中还发现了其他装饰品以及人类牙齿,其尺寸和形态特征与西伯利亚玛尔他(Мальта)、阿丰托瓦山(Афонтова гора)、利斯特文卡(Лиственка)等遗址所见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牙齿相似^⑤。

在亚洲东部,与丹尼索瓦人装饰品相似的远古饰物还被发现于北京周口店、宁夏水洞沟、海城小孤

山、河北虎头梁、山西峙峪等中国北方的旧石器时代遗存中。

在欧亚东北部雅库特境内以及距今2.8万年前的扬斯卡亚遗址(Янская стоянка)中也发现了骨制装饰圆盘和穿孔兽牙垂饰^⑥(图六)。



图六 雅库特扬斯卡亚遗址出土穿孔兽牙垂饰
(俄罗斯东北联邦大学考古学与民族学博物馆藏,雅库茨克,王俊铮拍摄)

在距离小孤山遗址并不十分遥远的外贝加尔地区,出土史前装饰品的遗址包括了距今4万余年的博德兹沃科瓦亚(Подзвонковая)、霍特克(Хотык)、卡缅因卡(Каменка),以及距今2.8~3.5万年的瓦尔瓦利纳山(Варварина гора)、距今2.5~3.4万年的塔尔巴加(Толбага)遗址^⑦。仅在瓦尔瓦利纳山遗址发现了用兽牙加工的垂饰。外贝加尔地区最主要的垂饰原料是石块和鸵鸟蛋壳。因此,在博德兹沃科瓦亚遗址发现了数十件不同形态的鸵鸟蛋壳垂饰,其中一件出土于树轮校正年代介于45547~49486年之间的下部综合体,其余发现于距今4.5~4.7万年的东部综合体和距今3.7~4.4万年的东南部综合体中。博德兹沃科瓦亚遗址东部与东南部综合体的石器与骨器工业,连同瓦尔瓦利纳山、卡缅因卡(综合体A)、霍特克与塔尔巴加都属于塔尔巴加文化,其特征表现了向石叶加工技术演变的趋势^⑧。

显然,外贝加尔地区在沟通南西伯利亚与包括海城小孤山在内的中国北方诸遗址文化交流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媒介作用,同时可能辐射了更加极北的雅库特地区。

(四)中国北方

在东亚,中国北方地区是这类穿孔垂挂装饰品发现最为集中且表现出一定连续性的地区。其中发现数量最多的地点为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

关于山顶洞人的年代,遗址的早期研究者如贾

兰坡等,根据1930年代周口店遗址首次发现的哺乳动物类化石材料,认为“山顶洞之哺乳动物与更新世初期和中期的哺乳动物相比,在构造上是近代化的”,因此山顶洞人遗址堆积层为更新世晚期^⑩。北京大学考古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英国牛津大学考古与艺术史实验室先后两次合作,利用AMS-¹⁴C装置,在第一次合作研究中,用加速器质谱方法测定了山顶洞5个骨化石样品的碳十四年龄数据,认为山顶洞人的年代为更新世晚期,并没有延续到距今1万年以后的全新世,下限大致在距今2万年左右。下窖的堆积始于距今3.5万年左右^⑪。第二次合作研究中,又测定了山顶洞遗址七个动物化石样品的年龄,进一步将山顶洞遗址堆积的年龄精确到距今2.7万年左右,下窖的堆积始于距今3.4万年左右^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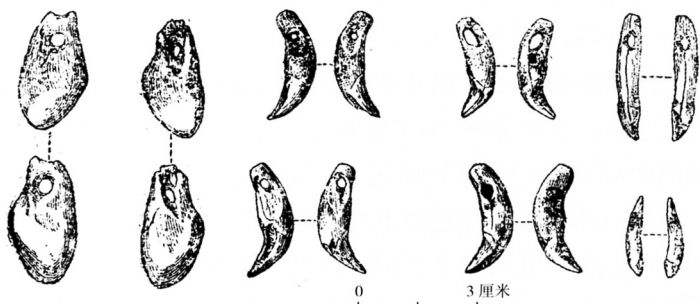
近年关于周口店遗址的地层学与年代学研究有了新的重大推进。研究者采用加速器质谱方法测定了11个动物化石样本,其树轮校正年代下限为3.35~3.51万年前。与这些动物化石共存的装饰品及其他与之有地层关联的人工制品的年代介乎于3.43~3.98万年之间。这些人工制品的制作工艺与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的器物特征一致。据李锋等中国学者的观点,旧石器时代晚期传统在中国北方地区的出现,正是智人群体自西部向东方的欧亚北部地区迁徙的结果,他们穿越了西伯利亚,抵达中国^⑬。根据A.П.杰列维扬科的观点,山顶洞人使用工具的石叶剥片技术产生于南西伯利亚地区^⑭。

穿孔兽牙垂饰是山顶洞人装饰品器物群中数量最多的一种,共计125枚,其中以獾牙最多,达60件,狐牙次之,为29件。除此之外,还有17件鹿牙,9件野狸牙,2件黄鼬牙,1件虎下门齿,5件小型食肉类动物犬齿以及2件不确定为獾或狐的牙齿(图七)。文化层中各层均有发现,其中以第二层、第四层为最多。穿孔兽牙未发现有一件是用尖状器钻成的,而皆为用尖状器于齿根的两面刮挖出凹槽,至齿心之中空处即可穿透而成,在一些没有摩擦痕迹的标本上,尚可见刮挖痕迹。穿孔多不规整,形状也不一。有些孔显然经常穿戴使用,因而穿孔边

缘已被打磨光滑。在一些穿孔兽牙表面涂有用赤铁矿制作的红色颜料。除此之外,山顶洞人遗址出土的穿孔器物还包括穿孔的动物骨管、海贝、鱼骨、石珠、砾石等。动物骨管的穿孔方式与兽牙大约一致。海贝的孔则并不是用工具挖或钻的,而是用石头磨穿的。石珠、砾石的穿孔方式为先用尖状器打磨,然后再对钻而成。在鱼骨的一些表面、石珠穿孔中涂有红色颜料^⑮。

对山顶洞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起源及其人群载体进行了深入研究的李锋等学者,还注意到了山顶洞出土装饰品与卡拉-波姆(Капа-Бом)等阿尔泰地区远古遗址出土装饰品的相似性^⑯。需要强调的是,丹尼索瓦洞穴出土兽牙的钻孔技术与山顶洞遗址器物十分相似,即使用打磨技术、钻孔边缘并不规整^⑰。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水洞沟遗址,同样能够为我们提供这类相关材料。遗址位于距离黄河与边沟河交汇处18公里的边沟河两岸,共计12个地点。自1923年至今,先后发掘了第1-5地点、第7-9地点以及第12地点。在水洞沟第2、7、8、9、12地点发现了大量垂饰以及加工程度不一的串珠。有穿孔的装饰品由鸵鸟蛋壳和蚌壳制成,蚌壳装饰品十分流行。大多数装饰品发现于灶坑附近^⑱。由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创造的水洞沟遗址,形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并与来自西伯利亚、蒙古高原的石叶工业的传播有关^⑲。根据AMS-¹⁴C与加速器质谱等方法获取的最新数据,出土装饰品的文化层年代如下:发现骨针及70余件鸵鸟蛋壳装饰物的水洞沟第2地点第2层(AL2)的树轮校正年代为29441~30996年前,第3层(AL3)的树轮校正年代为30695~32665年前;出土了与水洞沟第2地点石片相似的石器及鸵鸟蛋



图七 山顶洞人遗址出土穿孔兽牙

(采自贾兰坡:《山顶洞人》,龙门联合书局,1951年,第67、68页)

壳质地串珠的水洞沟第7地点的两个样本树轮校正年代为33667~34364年前与27763~28342年前。第8地点发现的鸵鸟蛋壳串珠树轮校正年代为30853~31280年前。距今2.7万年以后,由于寒潮的到来,人们离开了这片土地。人类新活动痕迹的出现与全新世初期的水洞沟第12地点有关,其年代约为距今1.1万年。该地点出土的鸵鸟蛋壳器物与细石叶并存。发表这些数据的研究人员认为,由于样本堆积的地层学特征和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其结论还有待进一步讨论^⑨。

需要指出的是,兽牙垂饰的缺失、以鸵鸟蛋壳作为主要材料、串珠的形制、石叶工业以及工具器物群的特征,都表明水洞沟遗址在文化面貌上与外贝加尔地区的早期遗址非常相近。象征性活动的存在进一步佐证了其二者的相似性。因此,在水洞沟第1地点出土的以石片和石叶为代表的器物群中,有一件硅质石灰石质地的雕刻石板(68.2×35.57×22.7毫米)^⑩。与之特征相似的器物还见于外贝加尔地区、靠近俄蒙边境的博德兹沃科瓦亚(Додзвонковая)遗址出土的早期雕板^⑪。

四、讨论

出土装饰品的史前遗址星罗棋布地分布在欧亚大陆从西欧到东亚、从中东到近北极地区的广阔区域中。其年代基本处于距今3~4.5年的区间。其中保加利亚的巴绰基洛尼安德特人洞穴年代最为古老,距今约5.1万年。

在东亚地区,海城小孤山遗址系目前已知地理位置最东北的旧石器时代装饰品出土地点之一,也是中国东北唯一已知的出土了装饰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较其更加东北部的史前装饰品出土地点仅见于北亚雅库特地区的扬斯卡亚遗址。相较而言,东亚和东北亚地区史前装饰品的年代晚于欧洲和西伯利亚的同类器物,大多晚于距今4万年,山顶洞人装饰品年代约为距今3.5~4万年,水洞沟遗址的装饰品在距今3万年前后,雅库特扬斯卡亚遗址为距今2.8万年,海城小孤山装饰品则已晚至距今2~3万年。

小孤山遗址出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器物及其工业技术与中国北方的山顶洞、峙峪、水洞沟等遗址十

分相似^⑫。这种相似性显然可以解释为石叶技术在中国北方史前时代的传播。这一技术起源于与小孤山相距不远的年代更早的中国北方史前遗址,如山顶洞人遗址。随着石片和石叶加工工业的逐渐形成,这些文化因素融入了小孤山人的石片工艺传统之中。石叶技术在中国北方的传播、骨器与装饰品的加工制作,可能正是史前人群迁徙交往的结果。小孤山洞穴的居民创造了卓越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其器物工艺与象征主义活动特征符合欧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的基本特点。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小孤山遗址第2层的年代与山顶洞人遗址相当^⑬。结合小孤山遗址的测年结果及其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过渡的动态发展过程,可以得出结论,该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传统形成的时间约为距今3万年。

关于欧亚地区、非洲早期人类及其现代类型行为的潜在创造者或载体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⑭。小孤山遗址所表现出的现代行为特征、装饰品等正是智人创造的结果。

根据使用原材料、形态、语义及功能,可知小孤山遗址出土装饰品符合旧石器时代个人装饰品制作与使用的共有传统特征。小孤山遗址器物群中缺失了鸵鸟蛋、石器与贝壳等在山顶洞、峙峪、水洞沟以及邻近的外贝加尔地区史前遗址中常见的装饰品原料。小孤山遗址装饰品在形态上大体与山顶洞人兽牙装饰品特征一致。其二者差异主要表现在小孤山遗址装饰品缺失了染色痕迹,在制作工艺上也存在一定差异。

除山顶洞人等上述多次被讨论的遗址外,华北地区一些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遗址也存在类似的穿孔装饰品。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S29地点出土了21件穿孔装饰品,其中20件为鸵鸟蛋壳,1件为蚌壳^⑮(下页图八)。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发现了穿孔石珠、穿孔贝壳、穿孔鸵鸟蛋壳、鸟骨制扁珠等穿孔装饰品^⑯。柿子滩、虎头梁穿孔制品的钻孔方法与小孤山装饰品基本一致,存在“钻孔”和“磨孔”两种形式,钻孔又可分为双面对钻或单面钻孔。制作完成后一般用矿物质颜料进行染色。同时,延续时间较长的柿子滩遗

址反映了装饰品制作工艺较为完整的发展序列。早期装饰品有的选取自然带孔的原料,部分为人工钻孔;晚期出现磨孔,钻孔技术已更加精湛,孔径减小,边缘整齐^③。但上述穿孔装饰品原料中没有兽牙。

小孤山遗址出土器物中存在两件玉制品,一件为用玉料制作的石片,另一件为玉质双刃尖状器,发现于洞口距地表2.5米深的第三层。玉制品取材于本地透闪石玉料,尖状器刃部存在修理和使用痕迹。傅仁义、周晓晶认为,虽然尖状玉器作为工具使用,但与装饰品一样,同样反映了小孤山先民审美观念的起源。辽西地区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玉文化的起源,与时代更早的小孤山旧石器时代玉制品并不存在直接的承袭关系,小孤山以玉器制作艺术品的文化传统以及制作玉器的技术等因素,很可能是起源于本地区及其他地区^④。以石头的颜色或形状作为审美价值的感知,以及在使用石头的特殊仪式实践中实现对这种价值形态的物化,无疑是象征主义的表现之一。在阿尔泰地区的丹尼索瓦洞穴中,也发现了精心加工的石制装饰品。中国东北地区的这一审美形态形成较晚,可能是邻近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素播迁至此的结果。

众所周知,玉制品在远古时代的中国不仅仅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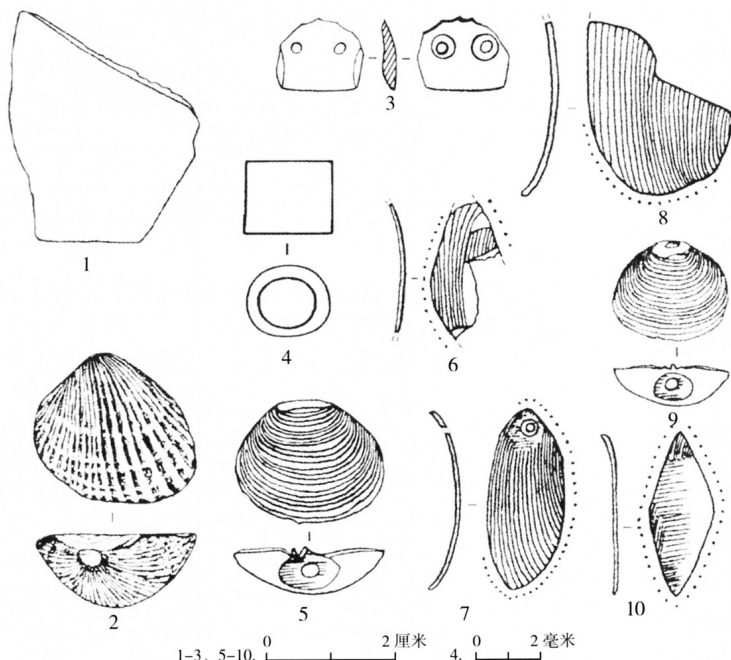
艺术作品,同时还作为礼仪用品而被赋予了宗教意涵。不可排除的是,这一古老传统可能起源于旧石器时代。

在中国东北以外的地区,兽牙穿孔垂饰和骨制小圆盘存在明显的消亡趋势,而在中国东北及其北部的黑龙江流域,这一传统得以长久延续,主要表现为通古斯人萨满用具中的骨制品,即带有孔洞的圆盘^⑤。

小孤山遗址出土垂饰并不是该地区唯一的现代行为类型的早期象征主义例证,在其附近还分布着玉佛山、龙头山、中心堡等多处凹穴岩画^⑥(图九)。近年在辽北调兵山一带也发现了该类岩画^⑦。这种凹穴岩画也广泛分布在欧亚大陆、北美等地。部分该类遗迹可能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笔者在此作出大胆假设,小孤山人工制品与玉佛山等凹穴岩画群可能存在一定关联,鞍山、海城一带的凹穴岩画可能为小孤山晚期智人所创造。如若此说能够得到进一步确证,则二者共同反映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居民的早期象征主义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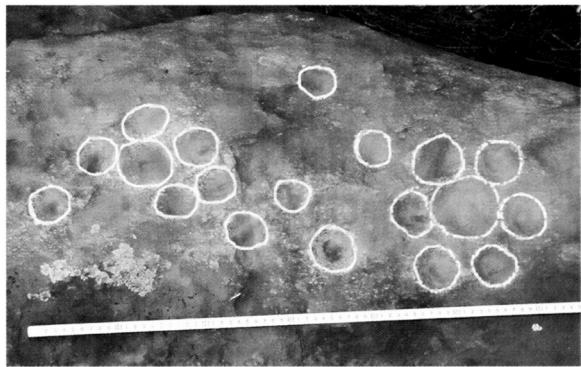
五、结语

小孤山遗址旧石器时代遗存堆积在年代上从距今1.7万年至8万年,延续长达近6万年,相当于欧亚



图八 吉县柿子滩遗址出土蚌饰品和骨饰品

(采自宋艳花、石金鸣:《山西吉县柿子滩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装饰品研究》,《考古》2013年8期)



图九 鞍山玉佛山凹穴岩画
(A. П. 扎比亚科拍摄)

大陆东北部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又延续了数千年(下限距今6000年左右)。小孤山遗址丰富了欧亚大陆东北部更新世中晚期和全新世人类活动的研究材料。

旧石器时代垂饰不仅是“个人装饰品”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同时也是与动物崇拜、图腾崇拜、巫术等早期宗教形态密切相关的宗教信仰载体。海城小孤山垂饰出土于遗址第二、三层,距今2~3万年,其与欧亚地区其他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的垂饰存在明显的相似性。小孤山遗址地处东亚地区史前垂饰装饰品传统的极东边缘,在空间和时间节点上都标志着现代行为类型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的过渡,其制作工艺和审美取向反映了旧石器时代欧亚大陆北部早期人类的长距离迁徙和文化互动。该遗址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素从起源中心向周边地域扩散的重要标志之一。小孤山遗址出土的垂饰丰富了中国境内史前装饰艺术与宗教信仰的实物材料,揭示了欧亚大陆东部象征主义发展的整体趋势和区域性特征。

注释:

①张喜荣、王晓宾:《海城县发现旧石器晚期洞穴遗址》,《辽宁文物》1981年2期。

②傅仁义:《鞍山仙人洞旧石器时代遗址试掘》,《人类学学报》1983年2期。

③⑪张镇洪、傅仁义、陈宝峰等:《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发掘简报》,《人类学学报》1985年1期。

④a. 黄慰文、张镇洪、傅仁义等:《海城小孤山的骨制品和装饰品》,《人类学学报》1986年3期;b. 安家瑗:《小孤山发现

的骨鱼镖——兼论与新石器时代骨鱼镖的关系》,《人类学学报》1991年1期。

⑤⑦⑨⑪⑭⑰⑱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小孤山:辽宁海城史前洞穴遗址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⑥⑬⑲⑳Jia-Fu Zhang, Wei-Wen Huang, Bao-Yin Yuan, Ren-Yi Fu, Li-Ping Zhou. Optically stimulated luminescence dating of cave deposits at the Xiaogushan prehistoric site, north-eastern China//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2010.59(5).

⑧傅博:《辽宁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沈阳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年4期。

⑩董为、傅仁义、黄慰文:《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哺乳动物群的时代与古环境探讨》,《科学通报》2010年14期。

⑫⑬⑭⑮⑯Деревянко А.П. Верхний палеолит в Африке и Евразии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челове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анатомического типа.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во ИАЭТ СО РАН, 2011.

⑰⑱顾玉才:《海城仙人洞遗址装饰品的穿孔技术及有关问题》,《人类学学报》1996年4期。

⑲黄慰文、张镇洪、傅仁义等:《海城小孤山的骨制品和装饰品》,《人类学学报》1986年3期。

㉑Broglio A., De Stefani M., Gurioli F., Peresani M. Le peintures aurignacien de la grotte de Fumane//Lettre internationale d'informations sur l'art rupestre. 2006. №44. P.1-8.

㉒a. White R. Les parures de l'Aurignacien ancien et archaïque de la grotte d'Isturitz: perspectives technologiues et régionales//Aurignacian Genius: art, technologie et société des premiers hommes modernes en Europe. P@lethnologie. 2015. №7. P.138-164; b. Caron F., d'Errico F., Del Moral P., Santos F., Zilhão J. The Reality of Neandertal Symbolic Behavior at the Grotte du Renne, Arcy-sur-Cure, France//PLoS ONE. 2011. Vol.6. e21545.

㉓Oliva M. Palaeolithic and Mesolithic of the Czech lands (Moravia and Bohemia) in the European context. Brno: Moravian Museum, 2017. P.104.

㉔Fewlass H., Talamo S., Wacker L. et al. A 14C chronology for the Middle to Upper Palaeolithic transition at Bacho Kiro Cave, Bulgaria//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 2020. №4. P.794-801.

㉕㉖Синицын А.А. Ранний верхний палеолит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украшения и вопросы эстетики//Верхний палеолит: образы, символы, знаки. СПб.: Экстрапринт, 2016.

㉗Житенев В.С. Подвески из зубов животных ранней и средней эпох верхнего палеолита Русской равнины//Проб-

лемы археологии каменного века (к юбилею М.Д. Гвоздо-вер). М.: Дом еврейской книги, 2007. С.40–61.

② Павлов П.Ю. Стоянка Заозерье–памятник начальной поры верхнего палеолита на северо-востоке Европы//Россий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2009. №1. С.5–17.

③ Деревянко А.П., Шуньков М.В.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верхнепалеолитических традиций на Алтае//Археология, этнография 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Евразии. 2004. №3. С.12–40.

④ Шуньков М.В., Федорченко А.Ю., Козликин М.Б., Белоусова Н.Е., Павленок Г.Д. Костяные орудия и украшения раннего верхнего палеолита из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зала Денисовой пещеры: коллекция 2016 года//Проблемы археологи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Сибири и сопредель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 Т. XXII.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во ИАЭТ СО РАН, 2016. С.221–224.

⑤ Шуньков М.В., Федорченко А.Ю., Козликин М.Б. Костяные изделия начала верхнего палеолита из южной галереи Денисовой пещеры (коллекция 2017 года)//Проблемы археологи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Сибири и сопредель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 Т. XXIII.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во ИАЭТ СО РАН, 2017. С.259–264.

⑥ Шуньков М.В., Федорченко А.Ю., Козликин М.Б. Персональные украшения ранней стадии верхнего палеолита из южной галереи Денисовой пещеры//Проблемы археологи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Сибири и сопредель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 Т. XXIV.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во ИАЭТ СО РАН, 2018. С.198–202.

⑦ Деревянко А.П., Шуньков М.В., Волков П.В. Палеолитический браслет из Денисовой пещеры//Археология, этнография 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Евразии. 2008. №2. С.13–26.

⑧ Douka, K., Slon, V., Jacobs, Z. et al. Age estimates for hominin fossils and the onset of the Upper Palaeolithic at Denisova Cave. Nature. 2019.565. P.640–644.

⑨ Деревянко А.П., Рыбин Е.П. Древнейшее проявление символ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але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на горном Алтае//Археология, этнография 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Евразии. 2003. №2. С.27–50.

⑩ Krivoshepin, A., Shalagina, A., Baumann, M., Shneider, S., Kolobova, K., 2018. Between Denisovans and Neanderthals: Strashnaya cave in the Altai mountains//Antiquity. 2018. №92 (365). P.1–7.

⑪ Питулько В.В., Никольский П.А. Личные украшения (подвески) из раскопок Янской стоянки: массовые и единичные типы изделий//Каменный век: от Атлантики до Пацифики. Замятин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вып. 3. Отв. ред. Г.А. Хлопачев. СПб.: МАЭ РАН; ИИМК РАН, 2014. С.408–418.

⑫ Lbova L. Personal ornaments as markers of social behavior,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phenomena in the Siberian early upper Paleolithic//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21. №273. P.4–13.

⑬ а. Ташак В.И. Символизм в начале верхнего палеолита Западного Забайкалья//Записки Института истории матери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ы РАН. 2009. №4. С.50–62.; б. Ташак В.И., Антонова Ю.Е. Палеолитические комплексы Подзвонковой на юге Западного Забайкалья: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2019. №4 (28). С.80–96.

⑭ ⑮ 贾兰坡:《山顶洞人》,龙门联合书局,1951年。

⑯ ⑰ 陈铁梅、R.E.M.Hedges、袁振新:《周口店山顶洞遗址年代的加速器质谱法再测定与讨论》,《人类学学报》1989年3期。

⑱ ⑲ 陈铁梅、R.E.M.Hedges、袁振新:《山顶洞遗址的第二批加速器质谱[14]C年龄数据与讨论》,《人类学学报》1992年2期。

⑳ ㉑ Li F., Bae C. J., Ramsey C. B., Chen F., Gao X. Redating Zhoukoudian Upper Cave, northern China and its regional significance//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2018. №121. P.170–177.

㉒ а. Шуньков М.В., Федорченко А.Ю., Козликин М.Б. Костяные изделия начала верхнего палеолита из южной галереи Денисовой пещеры (коллекция 2017 года)//Проблемы археологи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Сибири и сопредель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 Т. XXIII.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во ИАЭТ СО РАН, 2017. С.261; б. Shunkov M. V., Fedorchenko A. Yu., Kozlikin M. B., Derevianko A. P. Initial Upper Palaeolithic ornaments and formal bone tools from the East Chamber of Denisova Cave in the Russian Altai//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20. №559. P.53, fig.5.

㉓ Wang C., Zhang Y., Gao X., Zhang Siaoling, Wang Huimin.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ostrich eggshell beads collected from SDG site//Chinese Sci. Bull. 2009. No.54. P.3887–3895.

㉔ Li F., Kuhn S.L., Bar-Yosef O., Chen F., Peng F., Gao X.

History, Chronology and Techno-Typology of the Upper Paleolithic Sequence in the Shuidonggou Area, Northern China//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2019. №32. P.111-141.

⑤② Peng Fei, Gao Xing, Wang Huimin, Chen Fuyou, Liu Decheng, Pei Shuwen. An engraved artifact from Shuidonggou, an Early Late Paleolithic Site in Northwest China//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12. №57. P.4594-4599.

⑤③ Тащак В.И. Символизм в начале верхнего палеолита Западного Забайкалья//Записки Института истории матери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ы РАН. 2009. №4. С.50-62.

⑤④ Prévost, M., Groman-Yaroslavski, I., Crater Gershtein, K. M., Tejero, J.-M., Zaidner, Y. Early evidence for symbolic behavior in the Levantine Middle Paleolithic: A 120 ka old engraved aurochs bone shaft from the open-air site of Nesher Ramla, Israel//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21, 20 January.

⑤⑤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S29地点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2期。

⑤⑥ 盖培、卫奇:《虎头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年4期。

⑤⑧a. 宋艳花、石金鸣、沈辰:《山西柿子滩旧石器遗址蚌饰品制作工艺研究》,《人类学学报》2011年2期;b. 宋艳花、石金鸣:《山西吉县柿子滩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装饰品研究》,《考古》2013年8期。

⑤⑨ 傅仁义、周晓晶:《小孤山遗址玉制品及东北地区玉器起源问题的思考》,《中国文物报》2010年12月24日第7版。

⑥⑩ Shirokogoroff S. M. 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he Tungus. London, Kegan Paul, 1935. P. 288; Сем Т. Ю. Шаманизм эвенков(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музея). СПб.: ИЦ《Гуманитарная Академия》, 2017. С.135.

⑥⑪a. 鞍山岩画专题考古调查组:《鞍山、海城地区古代岩画的调查报告》,《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10)》,辽海出版社,2010年;b. 扎比亚科 А.П., Ван Цзяньлинь. Наскальные изображения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го Китая.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мГУ, 2015. С.288-290.

⑥⑫ 邱宝成、许志国:《辽宁省调兵山市发现原始“凹穴”岩画》,《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17)》,辽海出版社,2017年。

Paleolithic Ornaments from Xiaogushan Cave in Haicheng and Eurasian Prehistoric Symbolism

Andrey P. Zabiyako Wang Junzheng

Abstract: In the late Paleolithic cultural layer of the Xiaogushan prehistoric site in Haicheng, Liaoning, pendants made from animal teeth and a decorated bone disc were unearthed, dating back approximately 30000 years ago. This batch of decorations, along with artificial products such as bode javelins and bone needles, as well as the stone industry such as the Levalowa stone core, reflec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region's transition from the mid to late Paleolithic period. The decorations unearthed from the Xiaogushan site have obvious similarities in style, characteristics, and craftsmanship with the early Paleolithic decorations from the Eurasian world and northern China. The Site established the boundaries of modern behavioral types in time and space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from the middle to the late Paleolithic period, and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sites for the diffusion of cultural traditions from the Siberian origin center to the surrounding areas in the late Paleolithic period. The decorations at the Xiaogushan site have greatly filled the gap of prehistoric decorative art research in China, while reflecting the overall trend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ymbolism activities in the eastern Eurasian world.

Key words: Xiaogushan Site; Ornaments; the Late Paleolithic; Symbolism; Northern China